

人间医话

高光 著



● 作家出版社 ●

人间医话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医话/高光著. —北京:作家出版,1998.11

ISBN 7-5063-1534-3

I. 人… II. 高…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0596 号

人间医话

作者:高 光

责任编辑:方 华

装帧设计:李 莎

版式设计:曹 也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 @ public. bta. net. 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余杭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85 千

印张:10.875

插页:3

印数:1-1000 册

版次:199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534-3/I · 1522

定价:13.8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

1993年12月,拙著中医医话医案集《玄灯医笈》问世后,受到浙江省中医学院老院长何任教授的关注。省卫生厅副厅长王绪鳌教授(中医)执意亲自写下评语,向即将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推荐。我觉得自己是个自学中医的土郎中,充其量不过是一名中医界的蹩脚“票友”而已。何必拿到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上出丑。

谁知道,“瞎猫逮了个死老鼠”,居然在大会上获得国际优秀成果奖。与会的老中医专家们,在京的老朋友们,一再鼓励我再用随笔、笔记类文体,写第二本有关中医、保健方面的书。事有凑巧,从1994年起,羊城晚报、海南特区报、医药时报等报刊,邀我撰写中医医话、保健知识方面的小文。四年来已陆续发表近二百篇。从中挑选一百余篇,结为一集,名之曰《人间医话》。文章分为三编:

一曰《励今篇》，记述自己多年行医的医疗趣事，奇妙验方，人体异象，保健常识。尽可能用文学笔法，使读者有兴趣看下去，并且易于领会，便于实用。

二曰《医心篇》，收录有关心灵疾患的特殊机理、疗救灵魂的随笔。古医说得好：“心病还需心药医。”心理情志方面的病证，往往投以草木金石类药物收效甚微，只有善于从心灵深处开导、疏通、抚慰、棒喝、激励、警戒、破疑、去痴，才能够去病免灾。

三曰《鉴古篇》，都属择记古代良医之医德、医道、医术的高尚特异之事，使后学者得以鉴赏古代良医心系民疾的高风亮节，妙手回春的高超医道，出神入化的奇方妙药，以资有志于弘扬我国传统医学的有心人学习借鉴，阐发光大，为开发中医药这座伟大宝库做出贡献。

我自从1988年离休以后，只喜欢写作两类小文：一类是医治人身疾病的中医中药随笔，还有一类是治疗心灵病态的文章。我有意把这类触及灵魂的文章也收入《医心篇》，目的仍在于义务行医。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统计，当今世界人类众多的疾病，有70%以上是由于心理情绪不健康而引发的。这和我平素义务行医中所见所闻十分吻合。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在这方面多花点笔墨。

由于我早年崇敬抛弃仕途经济，献身于治病救人

的儒医；在蒙冤颠沛流离的岁月里，又热衷于为缺医少药的父老乡亲们义务治病，已经养成欲罢不能的积习；介入文学事业以后，又十分倾慕爱国诗人陆放翁、大剧作家关汉卿、俄罗斯大作家契诃夫，他们都是一手绝妙好词、一手妙手回春的双艺巨匠。高山流水，心向往之。因而至今虽已七十五岁，仍然毫不懈怠地为全国各地的求医者义务咨询。一息尚存，只要不患痴呆病，这件为民服务的事决心干到底。这才觉得心平气和，不白吃农民辛苦耕种的粮食。

作者

一九九八年三月于杭州塔影楼

目 录

自序·····	(1)
---------	-----

励 今 篇

生命的两翼·····	(3)
医缘·····	(14)
崇敬儒医·····	(21)
毛遂自荐·····	(24)
镇服狂人·····	(27)
上病下取·····	(30)
就地取药·····	(35)
内病外治·····	(38)
小鱼治怪病·····	(40)
巧治狼疮·····	(43)
虚不受补·····	(45)

老年瘙痒	(48)
终生为他人健康	(51)
宝刀不老	(54)
正确的医疗观	(57)
切莫自危	(59)
天使和“狼”	(61)
中药能治急病	(63)
妙手医伤寒	(66)
单方治大病	(68)
肝脾破裂	(71)
黄连素治房颤	(73)
续说黄连素治房颤	(75)
黄芪的药理	(77)
大意失荆州	(80)
保健顾问	(82)
慎做手术	(85)
健康无价	(88)
用药忌滥	(90)
“药海战术”质疑	(93)
食不厌粗,嚼不厌细	(95)
健身秘方	(97)
经络敏感人	(99)
典不重,假药泛	(102)

多发性肝囊肿·····	(104)
-------------	-------

医 心 篇

诗兴堪慰老病身·····	(109)
人间重真情·····	(120)
战胜自己·····	(122)
消除误解·····	(127)
怒火移气致癌·····	(131)
郁怒伤肝·····	(134)
摆脱愤怒·····	(137)
溺爱成虫·····	(139)
怪圈·····	(141)
痴呆二例·····	(144)
英年早废·····	(147)
前车之鉴·····	(150)
功亏一篑·····	(152)
无求心自宽·····	(154)
意志驱病·····	(156)
医药在你脑中·····	(159)
运动再造生命·····	(161)
十草园·····	(163)

请莫拒绝自然·····	(166)
拥抱自然·····	(168)
潇洒推一回·····	(170)
买瓜归来兮·····	(172)

鉴 古 篇

宁丑勿媚·····	(177)
“医者意也”解·····	(180)
不用药能治病·····	(183)
青出于蓝·····	(188)
一瓢先生·····	(190)
医勿斗气·····	(192)
以医问政·····	(195)
裴麦粉·····	(197)
诗人良医·····	(199)
蒲松龄与中医药·····	(202)
医家六不治·····	(204)
心细胆大·····	(206)
巧救孕妇·····	(208)
唯才是举·····	(210)
虚怀若谷·····	(212)

诗医同理·····	(214)
抗令救庶民·····	(217)
医德驱病·····	(219)
病有百杰药应千变·····	(221)
医林改错·····	(223)
激怒疗疾·····	(225)
奇方妙用·····	(227)
千家看病一家给钱·····	(229)
好学不厌·····	(231)
不拘门派·····	(233)
救病先救医·····	(235)
良医五戒·····	(237)
良医乐教·····	(240)
神医誓词·····	(242)
转益多师为创新·····	(245)
穷究病源·····	(248)
良相兼良医·····	(251)
曾国藩贬医之谬·····	(253)
出奇制胜·····	(256)
贵人难医·····	(258)
医不避疫·····	(260)
智释麻疯·····	(262)
草医祝先生·····	(264)

简道人隐逸授伤科·····	(267)
古代医僧·····	(269)
四方求道·····	(271)
拾遗补缺·····	(273)
读书万卷成良医·····	(276)
诊脉知生死·····	(280)
火针救肺痈·····	(284)
儿科圣手·····	(286)
以五脏为纲·····	(289)
善辨阴阳·····	(292)
去芜存精·····	(294)
明辨虚实,匠心独运·····	(296)
受辱发奋·····	(298)
丑医神针·····	(300)
农民医生·····	(302)
为医捐躯·····	(304)
治伤绝技·····	(306)
巧用羊骨疗伤·····	(308)
良医“穷幽洞微”·····	(309)
用药求精·····	(311)
直言退狂生·····	(313)
神秘的仿生养生·····	(315)

附 录

济世救人赤子心.....	云羽	(325)
奇书.....	牧惠	(330)
《玄灯医笈》一奇书.....	曹正文	(333)
后记.....	高力克	(335)

勵
今
篇



生命的两翼

身有彩凤双飞翼，心中灵犀路路通。

进入不稀之年(今谚：人生七十不稀奇)，回顾七十年来经历的艳阳晴空和风雨泥泞，我不能不衷心感谢文学和医学这两位天使。正是她们，给我的生命(肉体的和思想的生命)平添了两只翅膀。不论是欢度顺境，或是苦熬逆旅，都能够得到这两只翅膀的忠实帮助，使我的意志更加坚毅，信念更显光彩，体魄愈加健旺，生活充满滋味。

我迷恋文学始于1937年。那年我十三岁，刚读完小学考入中学。芦沟桥畔的炮声，粉碎了我升学的美梦。山河破碎，家境窘迫，父亲到延安参加革命，我便投入艰苦的农业劳动。

我家那间幽静阴暗又有点神秘的小套间里，珍藏着几百册各种各样的书籍杂志。从《三字经》《幼学琼林》《说文解字》到四书五经、《左传》《史记》，从《封神演义》到中国五大才子小说，从鲁迅的《呐喊》《野草》到

《阅微草堂笔记》《胡适文存》，还有几十册收有不少世界名著的《万有文库》。我至今万分感谢当过小学教员的父亲给我留下的这些精神食粮，她们陪伴我走出少年时代的心灵饥荒。

这是一个无比美妙的世界。我每天干完农活，便拖着酸痛疲惫的腿，一头扎进小屋，在一盏如豆的油灯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书中境界，暂时忘记了人间的凄苦。

如饥似渴地吞剥文学著作，在我幼小的心灵中萌发了写作的冲动。当时的唯一心愿，就是把胸中郁积又无处倾吐的愤怒泻泄出来，把国破家倾、将沦为亡国之奴的痛苦诉诸笔端，以求得心灵的松弛。

如同大多数文学少年一样，我在十四岁先从写诗入手，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生涯。日本侵略者的暴戾凶残，汉奸卖国贼的厚颜无耻为虎作伥，失学的苦闷，农活的艰辛，注定了我的诗篇多半是辛辣的讽刺和沉痛的呻吟。至今依稀记得某些章句，如《祈雨》：“我扛着锄头下地/在街头看见‘安民告示’/今天县太爷要为民请命/赤脚步行/抬着龙王求雨/谁知这一看横遭屈辱/我被刺刀威逼/为祈雨者清扫街路/望着这一尘不染的长街/我恨不得撒上一把蒺藜”。

到1941年底，这类以讽刺和呻吟为基调的小诗，已经积累两百多首。我特地买来白纸，装订成册，用工